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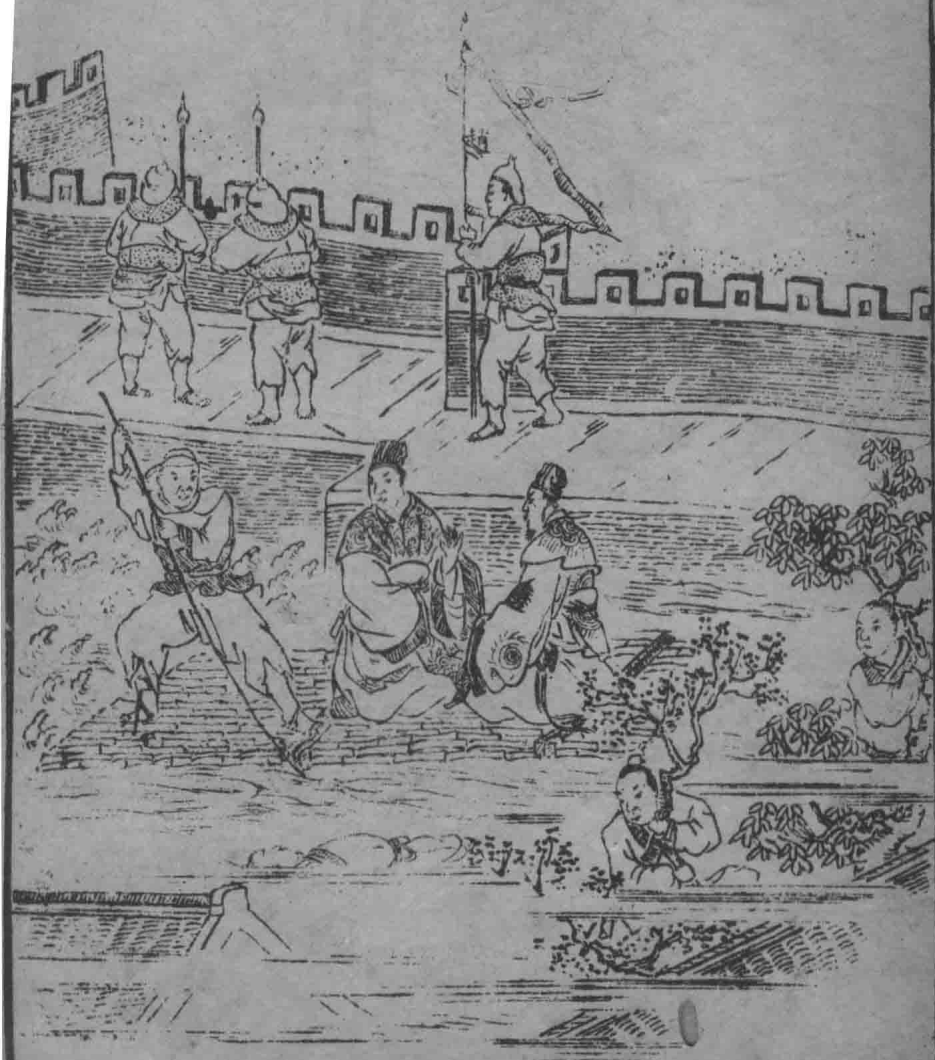
列國志

十

誅白
勝葉公
定楚



陽晉灌水決伯智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吳起殺妻求將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瞞子路結纜

白下蔡 累元放甫評點

話說周敬王三十六年春越王勾踐使大夫諸稽郢帥兵三千助吳攻齊。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大舉伐齊。預遣人建別館於句曲。御句曲縣偏植秋梧。號曰梧宮。使西施移居避暑。俟勝齊回日。即於梧宮過夏。方歸。吳兵將發。子胥又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齊特疥癩耳。今主興十萬之師。行糧千里。以事疥癩之患。而忘太毒之在腹心。臣恐齊未必勝。而越禍已至也。夫差怒曰：孤發兵有期。老賊故出不祥之語。阻撓大計。當得何罪。意欲殺之。伯嚭密奏曰：此前王之老臣。不可加誅。王不若遣之往齊。約戰。假手齊人。夫差曰：太宰之言甚善。乃為書數言。使魯慢吳之罪。命子胥往見齊君。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子胥料吳必亡。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至臨淄。致吳王之命。齊簡公大怒。欲殺子胥。鮑息撫收諫曰：子胥乃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火。今遣來齊。欲齊殺之。以自免其謗。宜縱之使歸。令其東倭。自相攻擊。而夫差受其惡名矣。簡公乃厚待子胥。報以戰期。定於春末。子胥原與鮑息相識。故鮑息諫齊。侯勿殺子胥也。朝內無人鮑息其做官鮑息私叩吳事。子胥垂淚不言。但引其子伍封。使拜鮑息為兄。寄居於鮑氏。今後只稱王孫。封勿用伍姓。鮑息歎曰：子胥將以諫死。故預謀存祀於齊耳。不說子胥父子分離之苦。再說吳王夫差擇日於西門出軍。過姑蘇臺。午膳。膳畢。忽燕睡去。得且異夢。既覺。心中恍惚。乃召伯嚭告曰：寡人晝寢。片時得夢。甚多。夢入章明宮。見兩金炊而不熟。又有黑犬二隻。一喚南。一喚北。又有銅鉞二把。插於宮牆之上。又流水湯湯。瀦流於殿堂後房。非鼓非鐘。聲若鍛工。前園別無他植。橫生梧桐。太宰為寡人占其吉凶。此一說伯嚭積有稱賀曰美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矣。臣聞處聊來。章明者。破敵成功聲朗朗也。兩金炊而不熟者。大王德威氣有餘也。兩犬喚南喚北者。四夷賓服。朝諸侯也。兩鉞插宮牆者。農工盡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鄰國貢獻財貨充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悅樂聲相諧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琴瑟音調和也。雖是預倭之言大王此行。美不可言。夫差雖喜其諛。而心中終未快然。復告於王孫駱駘。駱駘對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西陽山有一異士。喚做公孫聖。此人多見博聞。便是此人。不大王心上狐疑。何不召而決之。夫差曰：子即

為我召來駱命馳車往迎公孫聖聖聞其故伏地涕泣其妻從旁笑曰子性太鄙希見人主卒聞宣召涕淚如雨謂聖
仰天長歎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推壽數盡於今日今將與汝永別是以悲耳明知直言必將得禍却不肯駱催促
登車遂相與馳至姑蘇之臺夫差召而見之告以所夢令詳公孫聖曰臣知言而必死然雖死不敢不言怪哉大王之
夢應在與師伐齊也臣聞章者戰不勝走責皇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此明此二字便知不兩全收而不熟者大
王敗走不火食也黑犬嗥南嗥北者皇為陰類走陰方也此明此二字便知不兩全收而不熟者大
者波濤漂沒後宮空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為侍長歎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冥器待殉葬也此明此二字便知不兩全收而不熟者大
罷伐齊之師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稽首謝罪於句踐此明此二字便知不兩全收而不熟者大
夫妖言肆毀合加誅戮公孫聖睜目大罵曰太宰居高官食重祿不思盡忠報主專事諂諛他日越兵滅吳太宰獨能
保其首領乎豈是術夫差大怒曰野人無識一味亂言不誅必然惑眾願力士石雷可取鐵鉞擊殺此賊聖乃仰天大
呼曰皇天皇天和戎之冤忠而獲罪身死無辜死後不願葬埋願撒我在陽山之下後作影喚報大王也夫差已擊殺
聖使人投其屍於陽山之下數之曰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風揚汝骸形銷影滅論何能為聲響報我哉伯嚭捧觴
趨進曰賀大王妖孽已滅願進一觴兵使可發矣史臣有詩云

妖夢先機已兆凶 驕君尚戀伐齊功 吳庭多少文和武 誰似公孫首盡忠

夫差自將中軍太宰嚭為副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與師十萬同越兵三千浩浩蕩蕩望山東一路進發先
遣人約會魯哀公合兵攻齊子胥於中途復命稱病先歸不肯從師此勝越却說齊將國書也兵汶上聞吳魯連兵
來伐聚集諸將商議迎敵忽報陳相國遣其弟陳連運來到國書同諸將迎入中軍叩問子行轍逆此來何意陳逆曰吳
兵長驅已過贏博徐州國家安危在於呼吸相國恐諸君不肯用力遣小將至此督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
軍中只許勝敗不許陽金不勝要送却諸人性命諸將皆曰吾等誓決一死戰國書傳令拔寨都起往迎吳軍至於父陵
吳將胥門巢上軍先到國書問誰人敢衝頭陣公孫嚭欣然願往率領本步車馬疾驅而出胥門巢急忙迎接兩下交
鋒約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國書一股銳氣按納不住自引中軍夾攻軍中鼓聲如雷胥門巢不能支大敗而走國書勝

了一陣意氣愈壯令軍士臨陣各帶長繩一條曰吳俗斷髮當以繩貫其首一軍若狂以為吳兵且暮可掃也。時得骨門巢引賊兵來見吳王吳王大怒欲斬巢以徇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虛實是以偶挫若再戰不勝甘伏軍法伯嚭亦力為勸解夫差叱退以大將展如代領其軍適會將叔孫州仇引兵來會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使為向導離艾陵五里下寨國書使人下戰書吳王批下來曰決戰次早兩下各排陣勢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展如打第二陣王子姑曹打第三陣使胥門巢率越兵三千往來誘敵自與伯嚭引大軍屯於高阜相機救援留越將諸稽鄢於身旁觀戰却說齊軍列陣方完陳逆令諸將各具含玉_{以碗含曰死即入殮分明是不}曰生還者不為烈丈夫也國書曰諸君以必死自勵何患不勝乎_{勉明生還}公孫夏公孫揮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誓曰汝手中賊將可使擒之公孫揮奮勇而出胥門巢便走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廝殺胥門巢復身又來國書恐其夾攻再使公孫夏出陣胥門巢又走公孫夏追之吳陣上大將展如引兵接住公孫夏廝殺胥門巢又回車幫戰惱得齊將高無平宗樓性起一齊出陣王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全無懼怯兩軍各自奮力殺傷相抵國書見吳兵不退親自執袍鳴鼓悉起大軍前來助戰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見齊兵十分奮勇吳兵漸漸失了便宜乃命伯嚭引兵一萬先去接應國書見吳兵又至正欲分軍迎敵忽聞金鼓大震_{鍾鐸皆鳴齊人只道吳兵欲退不防吳王夫差自引精兵三萬分為三股反以鳴金為號挺刺斜裏直衝齊陣將齊兵隔絕三處_{能差地}還展如姑曹等聞吳王親自臨陣勇氣百倍殺得齊軍七零八落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胥門巢刺殺公孫揮於軍中夫差親射宗樓中之間邱明謂國書曰齊兵將盡矣元帥可微服遁去再作道理_{就是逃去陳恒監肯輕放}國書歎曰吾以十萬強兵敗於吳人之手何面目還朝乃解甲衝入吳軍為亂軍所殺聞邱明伏於草中亦被魯將州仇搜獲夫差大勝齊師諸將獻功共斬上將國書公孫揮二人生擒公孫夏問邱明二人即斬首訖_{証合陳}之意只單走了高無平陳逆二人其他擒斬不計其數革車八百乘盡為吳所有無得免者夫差謂諸稽鄢曰子觀吳兵強勇現越何如鄢稽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莫當何論弱越夫差大悅重賞越兵使諸稽鄢先回報捷齊簡公大驚與陳恒闕止商議遣使大貢金幣謝罪請和_{若早肯如此豈不}夫差主張齊魯復修兄弟之好各無侵害二國俱聽命受盟夫差乃歌凱而回史臣有詩曰}

又陵白骨疊如山 盡道吳王奏凱還 壯氣一時吞宇宙 隱憂誰想伏吳關

夫差回至句曲新宮見西施謂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速耳西施拜賀且謝時值新秋桐陰正茂涼風吹至夫差與西施登臺飲酒甚樂至夜深忽聞有眾小兒和歌之聲夫差聽之歌曰

梧葉冷

吳王醒未醒

梧葉秋

吳王愁更愁

夫差惡之使人拘拿兒至宮問此歌誰人所教羣兒曰有一緋衣童子不知何來教我為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

寡人天之所生神之所使有何愁哉夢中欲誅眾小兒西施力勸乃止西施有德伯嚭進曰春至而萬物喜秋至而萬物

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與天同道何所慮乎如此說言夫差乃悅住桐宮三日即起駕還吳王升殿百官迎賀子胥

亦到獨無一言胸氣可笑夫差乃讓之曰子諫寡人不當伐齊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實不自羞子胥攘臂大怒嫌君

當發釋劍而對曰天之將亡人國先與以小喜而後授之以大憂勝齊不過小喜耳臣恐大憂之即至也夫差愠曰久

不見相國耳邊頗覺清淨今又來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於殿上越欲頃間忽睜眼直視久之大叫怪事羣臣問曰王

何所見夫差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須臾四分而走又見殿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越却明白之甚與諸卿曾

見之否羣臣皆曰不見子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離散之象也北向人殺南向人為下賊上臣弑君王不知警省

必有身弑國亡之禍夫差怒曰汝言太不祥孤所惡聞伯嚭曰四方離散奔走吳庭吳國霸王將有代周之事此亦下

賊其上臣犯其君也偏有許多解說夫差曰太宰之言足解心胸相國畫矣言不足採過數日越王句踐率羣臣親

至吳邦來朝并賀戰勝吳庭諸臣俱有饋賂伯嚭曰此奔走吳庭之應也偏有吳王置酒於文臺之上越王侍坐諸大

臣皆侍立於側夫差曰寡人聞之君不忘有功之臣父不沒有功之子今太宰語為寡人治兵有功吾將賞為上卿越

王孝事寡人始終不倦吾將再增其國以酬助伐之功於眾大夫之意如何羣臣皆曰大王賞功酬勞此霸王之事也

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嗚呼哀哉忠臣掩口讒夫在側邪說諛解以曲為直養亂畜奸將滅吳國廟社為墟殿生荆棘

籲夫差大怒曰老賊多詐為吳妖孽乃敢專權擅威傾覆吾國越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今退自謀無勞再見子

胥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干逢紂臣雖見誅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見矣遂趨

出吳王怒猶未息伯嚭曰臣聞子胥使齊以其子託於齊臣鮑氏有叛吳之心尋隙而王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屬鏹之劍劍名子胥接劍在手歎曰王欲吾自裁也乃徒跪下階立於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王不欲立汝賴吾力事汝得嗣位吾為汝破楚敗越咸加諸侯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死我今日死明日越兵至掘汝社視矣是時臣口角乃謂家人曰吾死後可抉吾之目懸於東門以觀越兵之入吳也言訖自刎其喉而絕使者取劍還報述其臨終之囑夫差往視其屍數之曰胥汝一死之後尚何知哉乃自斷其頭置於盤門城樓之上令盤門懸有鐵環人而不取其屍盛以鴟夷之器以馬革為之使人載去投於江中錢塘謂曰日月炙汝骨魚蟹食汝肉汝骨變形灰復何所見屍入江中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蕩激崩岸土人懼乃私下撈取埋之於吳山在杭後世因改稱胥山今山有子胥廟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自幼稱英武

磊落雄才越千古

一旦蒙讒殺父兄

湘流誓濟吞荆楚

貫昌亡命欲何之

榮陽睢水空樓遠

昭關鎖鑰愁無翼

鬢髮一夜成霜絲

浣女沈溪漁父死

簫聲吹入吳人耳

魚腸作合定君臣

復為強兵進孫子

五戰長驅據楚宮

生王含淚迷雲中

掘墓鞭屍吐宿恨

精誠貫日生長虹

英雄再振匡吳業

夫椒一戰轉強越

釜中魚驚宰夫手

縱虎歸山還自啗

姑蘇臺上西施笑

讒臣稱賀忠臣弔

可憐兩世輔吳功

劉頭翻把屬鏹報

鴟夷激起錢塘潮

朝朝暮暮如呼號

吳越興衰成往事

忠魂千古恨難消

夫差既殺子胥乃進伯嚭為相國欲增越之封地勾踐固辭乃止於是勾踐歸越謀吳益急夫差全不在念意蓋驕恣

傲吟而修政乃發卒數萬築邾郢城即揚州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使江淮水合北達於沂濟濟水西達於濟太子友知

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欲切諫恐觸怒思以諷諫感悟其父清且懷丸持彈從後國而來衣履俱濕吳王怪而問之友

對曰孩兒適遊後園聞秋蟬鳴於高樹往而觀之望見秋蟬翅風長鳴自謂得所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蹇距欲捕

蟬而食之螳螂一心只對秋蟬不知黃雀徘徊側陰欲啄螳螂黃雀一心只對螳螂不知孩兒挾彈持弓欲彈黃雀在孩

兒一心只對黃雀又不知傍有空坎失足墮陷以此衣履俱沾濕為父王所笑也魏吳王曰汝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天

下之愚莫甚於此。友對曰：天下之愚更有甚者。魯承周公之後，有孔子之教，不犯鄰國，齊無故謀伐之，以為遂有魯矣。不知吳悉境內之士，暴師千里而攻之，吳國大敗，齊師以為遂有齊矣。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松江下七十

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入五湖之中，太湖水通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宮。謂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吳王怒曰：此伍員之

唾餘久已厭聞，汝復拾之以撓我大計耶？再言非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辭出。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王孫彌庸

守國，親帥國中精兵，繇邗溝北上，會魯哀公於橐皋。橐皋，會衛出公於發陽，地近邗溝，約諸侯大會於黃池。衛地在開封

里，欲與魯爭盟主之位。越王句踐聞吳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議，發習流習流，水師也。三百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人，也。私卒從

海道通江以襲吳。陳前隊，無餘先及吳郊。王孫彌庸出戰，不數合。王子地引兵夾攻，疇無餘馬，蹶被擒。次日，句踐大

軍齊到。太子友欲堅守。王孫彌庸曰：越人畏吳之心尚在，恐且遠來疲敝，再勝之必走。即不勝，守猶未晚。太子友惑

其言，乃使彌庸出師迎敵。友繼其後，句踐親立於行陣，督兵交戰。陣方合，范蠡泄庸而翼呼噪，而至。勢如風雨，吳兵精

勇，憤戰者俱隨吳王出征。胸見吳兵若不出，其國中皆未教之卒。那越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弓弩劍戟十分勁利，

又范蠡泄庸俱是宿將，怎能抵當吳兵大敗。王孫彌庸為泄庸所殺。太子友陷於越軍，衝突不出，身中數箭，恐被執辱，

自刎而亡。越兵直進城下。王子地把城門牢閉，率民夫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吳王處告急。句踐乃留水軍屯於太湖，

陸營屯於胥門之間，使范蠡焚姑蘇之臺，火彌月不息。其餘雖大舟悉徙於湖中。吳兵不敢復出。再說吳王夫差與魯

衛二君同至黃池，使人請魯定公赴會。魯定公不敢不至。夫差却使王孫駘與魯上卿趙鞅議載書名，次之先從趙

鞅曰：晉世主夏盟，又何議焉？王孫駘曰：晉祖叔虞乃成王之弟，吳祖大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隔絕，數輩兄晉，雖主盟

會宋會就，已出楚下，今乃欲踞吳之上乎？理也。事於是彼此爭論連日不決。忽王子地密報至，言越兵入吳，殺太子焚

姑蘇臺，見今圍城勢甚危急。夫差大驚，伯嚭拔劍欲殺使者。夫差問曰：爾殺使人，何意？伯嚭曰：事之虛實尚未可知，

留使者洩漏，且語齊晉將來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小人亦夫差曰：爾言是也。然吳晉爭長未定，又有此報，孤

將不會而歸乎？抑會而先晉乎？王孫駘進曰：二者俱不可不，會而歸人將窺我之急。若會而先晉，我之行止將聽命於

晉，稽遲必求主會，方保無虞。夫差曰：欲主會計，將安出？王孫駘密奏曰：事在危急，請王鳴鼓挑戰，以奪晉人之氣。

伯曰夫差曰吾是夜出令中夜士皆飽食秣馬銜枚疾驅去晉軍纔一里結為方陣百人為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

十行為一面中軍皆白纛白旗白甲白刃之纛望之如白茅吐秀吳王親自仗鉞秉素旗中陣而立左軍面左亦百二

十行皆赤纛赤旗丹甲朱衣之纛一望如血太宰嚭主之右軍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纛黑旗玄甲烏羽之纛一望如

墨王孫賂主之却也帶甲之士共二萬六千人黎明陣定吳王親執枹鳴鼓軍中萬鼓皆鳴鐘聲鐃聲丁當鐃子

一時齊扣三軍誦吟魯震天地晉軍大驚不知其故乃使太夫董褐至吳軍請命夫差親對曰周王有旨命寡人主盟

中夏以綏諸姬之闕令晉君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恐煩使者往來親聽命於蒲維之外從與不從決於此日董褐

還報晉侯魯衛二君皆在坐董褐私謂趙鞅曰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慘中心似有大憂積或者越人入其國都乎若不

許其先必逞其毒於我然而不可徒讓也必使之去王號以為名趙鞅言於晉侯使董褐再入吳軍致晉侯之命曰君

以王命宣布於諸侯寡君敢不敢奉然上國以伯聲封而號曰吳王謂周室何嫡得君若去王號而稱公惟君所命夫

差以其言為正乃斂兵就幕與諸侯相見稱吳公先歃晉侯次之魯衛以次受歃會畢即班師從江淮水路而回於途

中連得告急之報軍士知家國被襲心膽俱碎又且遠行疲敝皆無鬪志吳王猶率眾與越相持吳軍大敗夫差懼謂

伯嚭曰子言越必不叛故聽子而歸越王今日之事子當為我請成於越不然子肯獨鎮之劍猶在當以屬子假使越

雖殺伯嚭又何益於此事乎伯嚭乃造越重檣首於越王求赦吳罪具犒軍之禮悉如越之昔日范蠡曰吳王尚未可滅也姑許成

以為太宰之惠吳自今亦不振矣句踐乃許吳成班師而歸比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明年魯哀公狩於鉅野鉅野州府

叔孫氏家臣鉏商獲一獸脣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殺之以問孔子孔子觀之曰此麟也視其角赤紱猶在識其為麟

母昔日所繫歎曰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鉏野故城東十里有土臺廣輪四十餘步俗呼為獲麟堆即麟

葬處孔子授琴作歌曰明王作兮麟鳳遊今非其時求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為六經是年

齊右相陳恒知吳為越所破外無強敵內無強家單單兵微一關止乃使其族人陳逆陳豹等攻殺關止齊閭公出奔

陳恒追而弑之盡滅閭氏之黨前公並立二相原欲分陳恒之權立簡公弟鸞是為平公陳恒獨相孔子聞齊變齊三

陳恒追而弑之盡滅閭氏之黨宣公即以此被弑并害閭止乎

日沐浴而朝哀公請兵伐齊討陳恒弑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孟叔孔子曰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陳恒亦懼諸侯

之討乃悉歸魯衛之侵地北結好於晉之四卿南行聘於吳越此時吳晉亡伯復修陳桓子之政散財輸粟以贖貧乏

國人悅服乃漸除鮑晏高國諸家及公族子姓而割國之大半為己封邑封邑又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納於

後房不下百人縱其賓客出入不禁生男子七十餘人欲以自強其宗已為強宗計實先齊都邑大夫宰豈非陳氏此

是後話再說衛世子蒯聵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沒入大夫高柴諫不聽蒯聵之姊嫁於大夫孔圉生子曰孔

哩嗣為大夫事出公執衛政孔氏小臣曰渾良夫身長而貌美孔圉卒良夫通於孔姬孔姬使良夫往戚問候其弟蒯

聵蒯聵握其手言曰子能使我入國為君使子服冕乘軒三瓦無與渾良夫歸言於孔姬孔姬使良夫以婦人之服往

迎蒯聵昏夜良夫與蒯聵同為婦裝勇士石乞孟鷹為御乘溫重詭稱婢妾潛入城中匿於孔姬之室孔姬曰國家之

事皆在吾兒掌握今飲於公宮俟其歸當以戚制之事乃有濟耳使石乞孟鷹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伏蒯聵於臺

上鍾鍾須臾孔哩自朝帶醉而回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為至親哩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既知

舅氏為母至親何故不納吾弟孔哩曰廢子立孫此先君遺命哩不敢違也雖是先君遺命然以子遂起身如廁使孔

姬使石乞孟鷹候於廁外俟哩出廁左右幫定曰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之臺上來見蒯聵孔姬已先在側喝曰太子

在此孔哩如何不拜哩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哩曰惟命孔姬乃設殿使蒯聵與哩歃血定盟孔姬留

石乞孟鷹等哩於臺上而以哩命召聚家甲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醉而欲寢聞亂使左右往召孔哩左右曰

為亂者正孔哩也輒大驚即時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羣臣不願附蒯聵者皆四散逃竄仲子路為孔哩家臣時在

城外聞孔哩被劫將入城來救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門已閉矣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也說得子路曰由己食孔

氏之祿敢坐視乎錯認逆疾起及門門果閉矣守門者公孫敢謂子路曰君已出奔子何入為子路曰吾惡夫食人之

祿而避其難者是以來也適有人自內而出子路乘門闢遂入城迨至臺下大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下臺矣孔哩

不敢應子路欲取火焚臺灼蒯聵懼使石乞孟鷹二人持戈下臺來敵子路子路仗劍來迎怎奈乞鷹雙戟並舉刺子路又砍斷其冠纓子路身負重傷將死曰禮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結其冠纓而免孔哩奉蒯聵即位是為莊公立次

子疾為太子以渾良夫為卿時孔子在衛聞蒯瞶之亂謂眾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弟子問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說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子再拜而受啟視則肉醢音海也孔子遂命覆之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使者驚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衛君必不以見頒也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昔嘗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辭去未幾孔子遂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歲時周敬王四十二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贊云

尼邱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從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弟子營葬於北阜之曲冢大一頃烏雀不敢棲止其樹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為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俱立文廟春秋二祭子孫世襲為衍聖公不絕不在話下再說衛莊公蒯瞶疑孔懼為出公輒之黨也怪不惺奔宋莊公為府藏俱空召渾良夫計議用何計策可復得寶器渾良夫密奏曰亡君謂亦君之子也何不召之不知莊公曾召出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伯語之占夢其為語倭不必言即公孫聖之占亦未為確切聖殆亦忠直之士借占夢以進諫耳

夢者陰昧之事當晝而夢去陽入陰已為不祥之兆至於坐而見鬼則妖異更甚矣夫差晚於諛言不知微省宣其滅亡之速妖夢童謡凶兆疊見夫差不知修政反殺直諫之臣心之惑溺已極安得不亡

子胥先朝重臣有大功於吳國即以直諫許意非有罪惡也而夫差竟忌於殺之殘暴不仁昧良滅理之甚蓋自子胥死而吳之滅亡決矣

伯語亦楚亡臣子胥收納而引薦之故得用於吳即論越事不合非有深仇大怨語乃諧而殺之可見奸險小人逞小忿而忘大德不可與作緣如此

子胥前面錯看一伯語後面錯看一夫差如此英雄可惜眼力不濟

子胥只因錯看伯語夫差逆殺殺身之禍可見沒眼力人其病痛不是小小鱗為瑞獸職世難逢只因出非其時遂危於野人之手於此可悟君子出處之道焉

處人家國骨肉之間固是難事然不能奉身以退則必思所以善處之方蒯瞶雖以得罪於父而出奔然非輒之所得拒也况瞶所以得罪之故又非不孝大逆之可比乎

衛輒拒國拒父自是全無人心孔懼為執政之臣亦不得而辭其責也

孔悝助子拒父於道理上已是不明及被蒯瞶之劫又無一善處之計無才無勇只一鄙夫而已衛輒用這等人為心腹宜其不足

以享國也
子路親炙聖人之教於大義處却認不清死於孔悝之難而不足以成名總是好勇為累耳

第八十三回 誅平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話說衛莊公蒯瞶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謀於渾良夫良夫曰太子疾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以擇嗣召之

亡君若歸器可得也輒曾拒父明是大逆之人召使有小豎聞其語私告於太子疾疾使壯士數人載殯從已乘間劫

莊公使敵血立誓兒手與老手敵勿召亡君且必殺渾良夫莊公曰勿召輒易耳業與良夫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

太子疾曰請俟四罪然後殺之莊公許諾未幾莊公新造虎幕幕為虎召諸大夫落成渾良夫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

釋劍而食太子疾使力士牽良夫以退良夫曰臣何罪太子疾數之曰臣見君有常服侍食必釋劍爾紫衣一罪也狐

裘二罪也不釋劍三罪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逆不孝汝欲召之非四罪乎這却青良夫不

能答俯首受刑他日莊公夢厲鬼被髮北面而譟曰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莊公覺使卜大夫膏彌敬占之曰不害也

既辭出謂人曰冤鬼為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宋這是個蒯瞶立二年自想其不朝上卿趙鞅帥師伐衛衛人

逐莊公何知是不莊公奔戎國戎人殺之并殺太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齊陳恒帥師救衛執般師立公子起蒯瞶衛

大夫石圃逆起復迎出公輒為君輒既復國逐石圃良諸大夫不睦於輒逐輒奔越何知也是國人立公子默蒯瞶

是為悼公自是衛臣服於晉國益微弱依趙氏此段話攔過不題再說白公勝勝為白公自歸楚國每念鄭人殺父

之讐鄭殺太子建見思以報之不思已過只是性只為伍子胥是白公勝的恩人子胥前已赦鄭况鄭服事昭王不敢

失禮故勝含忍不言及昭王已薨事在周莊王令君子西司馬之期奉越女之子章即位是為惠王白公勝自以故太

子之後箕子西召已同秉楚政并無才識功德子西竟不召又不召緣心懷怏怏及聞子胥已死曰報鄭此其時矣

使人請於子西曰鄭人肆毒於先太子令尹所知也父讐不報無以為人令尹倘哀先太子之無辜不為發一旅以聲

鄭罪勝願為前驅宛無所恨子西辭曰新王方立楚國未定子姑待我應此答白公勝乃託言借晏使心腹家臣石乞

築城令岳州府慈利縣有白公城練兵盛為戰具復請於子西願以私卒為先鋒伐鄭子西許之好尚未出師晉趙鞅以兵伐鄭

鄭請救於楚子西帥師救鄭晉兵乃退子西與鄭定盟班師白公怒曰不伐鄭而救鄭今尹敗我甚矣當先殺令尹然

後伐鄭答應上名其宗人白善於澧陽柳澧善曰從子而亂其國則不忠於君背子而發其私則不仁於族遂毒綠

築園灌園終其身白楚人因名其園曰白善將軍藥園白公聞白善不來怒曰我無白善遂不能殺令尹耶即召石

乞議曰令尹與司馬各用五百人足以當之否石乞曰未足也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人可當五百人之用白

公乃同石乞造於市南見熊宜僚宜僚大驚曰王孫貴人奈何屈身而至豈不問禮下於白公曰某有事欲與子謀之

遂告以殺子西之事宜僚搖首曰令尹有功於國而無讐於僚僚不敢奉命是得白公怒拔劍指其喉曰不從先殺汝

毋得宜僚面不改色從容對曰殺一宜僚如比螻蟻何以怒為白公乃投劍於地歎曰子真勇士吾聊試之耳趾即

車載回禮為上賓飲食必共出入必俱宜僚感其恩遂以身許白公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時楚國畏吳之強戒飭邊人

使修餼備白公勝託言吳兵將謀亂楚乃反以兵襲吳邊境頗有所掠遂張大其功只說大敗吳師得其鎧仗兵器若

子欲親至楚庭獻捷以張國威何有觀子西不知其計許之白公悉出自己甲兵裝作國獲百餘乘親率壯士千人

押解入朝獻功惠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侍立於旁白公勝參見已畢惠王見階下立着兩善好漢全身披掛問是何

人勝答曰此乃臣部下將士石乞熊宜僚伐吳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乘勢就來二人舉步方欲升階子期喝曰吾王

御殿邊臣只許在下叩頭不得升階石乞熊宜僚那肯聽從大踏步登階子期使侍衛阻之熊宜僚用手一拉侍衛東

倒西歪二人逕入殿中石乞拔劍來砍子西熊宜僚拔劍來砍子期白公大喝眾人何不齊上壯士千人齊執兵器蜂

擁而登白公幫住惠王不許轉動石乞生縛子西百官皆驚惟子期素有勇力遂拔殿戟與宜僚互鬪宜僚棄劍前奪

子期之戟子期拾劍以劈宜僚中其左肩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捨攆做一團免於殿庭子西謂勝

曰汝餬口吳邦我念骨肉之親召汝還國封為公爵何負於汝而反耶勝曰鄭殺吾父汝與鄭講和汝即鄭也吾為父

報讐豈顧私恩哉子西歎曰悔不聽沈諸梁之言也白公勝手劍斬子西之頭陳其屍於朝石乞曰不弑王事終不濟

勝曰孺子者何罪廢之可也這遂算乃拘惠王於高府雖欲立王子啓評王子為王啓固辭逆殺之罪銷位不為

橫如此安石乞又勸勝自立勝曰縣公尚眾當悉召之乃屯兵於太廟太夫管修管仲之後率家甲往攻白公戰三日

望有成

會國史月國志 第八十三回

修眾敗被殺圍公陽乘間使人掘高府之牆為小穴夜潛入負惠王以出匿於昭夫人即趙之宮葉公沈諸梁聞變悉起葉眾星夜至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見葉公未嘗甲冑訪曰公胡不曹國人望公之來如赤子之望父母萬一盜賊之矢傷害於公民何望焉說得妙沈諸梁異姓遠臣何至人心嚮往葉公乃披掛戴曹而進將近都城又遇一羣百姓前來迎接見葉公戴曹又訪曰公胡曹國人望公之來如凶年之望穀米若得見公之面猶死而得生也雖老稚誰不為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懷疑無所用乎又說得妙沈諸梁異姓遠臣何至人心嚮往葉公乃解曹而進葉公知民心附已乃建大旗於車後尹固因白公之召欲率私屬入城既見大旗上葉字遂從葉公守城兵民望見葉公來到大開城門以納其眾葉公率國人攻白公勝於太廟石乞兵敗扶勝登車逃往龍山山在荊州西北欲適他國未定葉公引兵追至勝自縊而死亮將人結果石乞埋屍於山後葉公兵至生擒石乞問白公何在對曰已自盡矣又問屍在何處石乞堅不肯言葉公命取鼎鑊揚火沸湯置於乞前謂曰再不言當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成責為上卿事不成則就烹此乃理之當然也吾豈肯賣死骨以自免乎此人和好遂跳入鑊中須臾糜爛勝屍竟不知所在石乞雖所從不正亦好漢也葉公迎惠王復位時陳國乘楚亂以兵侵楚葉公請於惠王帥師伐陳滅之小國而幸大國以子西之子甯嗣為令尹子期之子寬嗣為司馬自己告老歸葉自其楚國危而復安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是年越王句踐探聽得吳王自越兵退後荒於酒色不理朝政此四字况連歲凶荒民心愁怨乃復悉起境內士卒大舉伐吳方出郢於路上見一大龜目腫腹脹似有怒氣句踐肅然憑輒而起左右問曰君何欲句踐曰吾見怒龜如欲闢之士是以敬之龜是敬軍中皆曰吾王敬及怒龜吾等受數年教訓豈反不如龜乎於是交相勸勉以必死為志此是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郢境之上皆泣涕訣別相語曰此行不滅吳不復相見句踐復詔於軍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有父母無昆弟者歸養有疾病不能勝兵者以告給醫藥糜粥軍中感越王愛人之德歡聲如雷此是行及江口斬有罪者以申兵法軍心肅然吳王夫差聞越兵再至亦悉起士卒迎敵於江上越兵屯於江南吳兵屯於江北越王將大軍分為左右二陣范蠡率右軍大種率左軍君子之卒六千人從越王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中乃於黃昏左側令中軍銜枚過江而上五里以待吳兵戒以夜半鳴鼓而進復令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只等左軍接戰右軍上前夾攻各用大鼓務使聲震